

陳立凡

黃昏，當我回來，已極其疲倦，兩腿酸軟，我推門進入自己的室內。

那時有人從牆側閃過來，向我伸手，說：

「門票」

我驚異說：「這是我的家。」

但因我沒有門票而不得進入，於是就蹲在門口哭泣。

深夏了，天乾地燥，整個北門地區、那家的田地不是裂痕斑駁，甘薯田裏也是一眼望去的褐黃，今年還沒下過一場雨，聽說土城的水荒鬧得很厲害，一大早排着長龍等着搶那救火車運去的有限的水。

木生這幾天來心裏煩得很，今年的農作再沒收成的話，年底以前要買一個冰箱的計劃也就破滅了。前天到老三那裏去了一趟，順便帶了些白米去，如果不是自己吃的是公家的頭路，領的是公家的米，人家連甘薯織也快沒得吃了呢。

下午打過電話給張議員，邀他晚上來打牌，人家有錢有地位，吃的穿的都不知道比自己好幾倍，自然不敢請人家來吃飯，只知道張議員有打牌的嗜好，縱然家裏簡陋了一點，總還擺得出來，想當初選議員時，自己心裏第一個不贊成的就是他，而今有事了，還是要找上門去拜託人家。

吃過晚飯，木生叫老婆收拾收拾，把桌子擺好，點上蚊香，夏天的蚊子真討厭，天氣已經熱得要死，還隨時有被叮上一口的危險。

——來得急，去得快……

一個大男孩在鏡頭上吼得喉嚨沙啞，甫四歲的小明也拉開嗓子跟着哼調兒。

——阿明，別吵，去叫你媽煮開水泡茶，等一等，來！你很乖，是嗎？等下張伯公來了要說張伯公好，知道嗎？

——知道。

小明一繃一跳的走到廚房去了，木生臉上露出一絲笑意。

大兒子在台南一家保險公司做事，一個月難得回來幾天，木生三番兩次的叫他太太跟兒子也帶出去，却都不受採納，說什麼自己跟老伴年紀大啦，需要人照顧，家裏人丁太少，二兒子大學畢業正在服兵役，家裏就剩下一個女兒和老兩口子，要是大媳婦和伶俐乖巧的孫兒小明一走，兩個老的會太寂寞，也難得他這一份孝心，辛苦了幾十年，無時無刻不想把家弄得像樣點，讓孩子跟人家好比評，這樣也應該啦！但是，沒讓他受高等教育，老伴一直嘮叨，自己內心也很難過，所以才拼着命讓二兒子念完大學，女兒今年也要考大學了，等女兒念完大學，心願完了，擔子放下了，也好過餘年。目前再辛苦也要把這個家弄得像樣點，免得大媳婦跟着自己受苦，這一兩年的農作物又收成不好，總靠這個幹了十幾年的老課員領些薄薪度日，早想把那幾分田地賣掉的，這年頭做個小生意也比較容易度日多了，又何必守着那幾分薄田受苦，把田地賣了蓋棟樓房，等二兒子當兵回來成了家，日子也好過多了，話雖這麼講，祖先遺留的產業，總不忍心放手。

這次，木生認為機會來了，他這一課的課長在四月底死翹翹了，課長缺空了兩三個月，最近風聲上級有意自幾個資深課員中，選一個來當課長，資格最老的要算是木生了，但是，當初被擢用為課員，自己的資格並不合乎規定，靠自己的篤實實力才守住這個飯碗，當時吃公家的頭路的確是很體面的事，怎麼說也不肯放棄，如今，一個課員算什麼，他不能讓這個大好的機會消失，但又怕擔不過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同事，他就想到了在這方面很有辦法的張議員，無論如何都要請他從中周旋，務必要成功。並不是我木生不循規蹈矩，別人也都是這樣哩！他想。

摩托車的聲音在門口停了下來。

——老黃啊！四脚都到齊了。

張議員第一個進來，口裏嚷着。

——請坐，坐，茅舍因為各位的光臨而光彩萬分。阿梅啊！把裏面擺好了，先弄杯茶來給幾位伯公潤口。

木生堆起滿臉的笑容，頻頻作揖。拿出那包特地買回來的長壽煙，一個人敬了一支，打燃火柴，張議員却已拿出打火機都點燃了，木生只好自己點了一支。

——老黃，不必麻煩了，直接擺上就可以開始啦！

兵役課的李火旺個性一向很急躁。

——對、對。

木生點點頭站了起來，這時小明跑過來大聲的喊着：

——張伯公好。

——阿明很乖，誰教你的。

——阿公。

小明看着木生，木生滿意的笑笑，帶他們走進室內。

電風扇不停的轉着，始終是開在一速，壁上掛鐘的鐘擺單調的擺着，桌旁的四個人聚精會神於自己面前的牌張，木生的上家是李火旺，下家是張議員，坐在對家的是財政課的老吳。

木生從東風開始，已經連放了幾次砲，心裏有事嘛，打出去的牌很不小心。

現在木生神情緊張，原來一付門前清的雙龍抱正聽着六萬，摸進來的一張兩餅於事無補，順手打了出去，張議員以一二三餅坎吃住，考慮了半天，打出一張六萬來，木生瞳孔放大了，大喊一聲「碰」，却看到上家的李火旺已經把牌攤下來，說「糊了」，木生眼皮一翻也把牌堆倒一隻手往桌子上拍了下去。

——幹伊娘的，運氣這麼差。

——老黃啊！脾氣這麼不好，都快升課長了，這麼大的火氣怎麼行呢？

——唉！別提了，談到那課長的事就心煩，我雖然是資格最老，但是這年頭重的是學識文憑，却偏不信任苦幹得來的經驗。——難道你就這樣放手了嗎？這麼好的機會。

——誰願意放棄呢？幹伊娘，我幹了快二十年了，無時無刻不在等待着這種機會；物價上漲得很厲害，農作物欠收，要維持一家幾口的生活，孩子還要唸書，真不簡單，

木生邊搓牌，邊發牢騷。

——是啊，日子真難過，這麼一大把年紀了，還得為生活操心。

——五十多歲了，棺材都踏進一半了，却仍得挨生活的鞭撻，現在的年輕人真是的，想當年我們像他們這般大年齡，怕不己擔起家庭的重擔，他們却一定要唸些撈什仔的書，要我們賣老骨頭。

李火旺吃進了邊張七條，打一張三萬出來，木生把牌攤了下去。真不該講這些話的，自己二兒子唸完了大學，是鎮上少數大學生之一，別人常拿來當話題，也都翹起大拇指讚，自己臉上光彩，二兒子說過，唸書是求知識，說什麼時代進步，新知識不斷的在演進，唸書不但可以發揮人的潛在能力，還能學習做人做事的方法，或許真是的，自己就是因為學識不夠，現在為了升課長還得央請別人幫忙，雖然，十五六歲就跟着父親到鹽場偷鹽賣鹽，也是確像個大人了，碰到日本鬼子追捕時，還能不慌不忙的逃逸，光復後，就結了婚掌起家來了，吃過的苦頭有多少，那像現在的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，但是，他們做起事來却總以國家棟樑自居，眼高於頂，目中無人，更恨的是他們整天還唱着高調，要革新，要提高素質，要趕走我們這些老頭子。

木生越想越火大，張議員打出一張坎心五餅，對家的老吳正準備來個四六坎吃，木生手上也有一對當麻將，却喊了一聲「碰」，碰得老吳一鼻子灰。

——老黃，你今天怎麼搞的，連我的坎心也給惡碰掉了。

——老吳，你不知道，幹了十幾二十年的課員，受苦受氣，又沒吃到什麼甜頭，如今，為了一個課長的職銜，誰不知道我的資格最老，却沒有人把我放在眼裏，你說氣不氣人。

就是你，老吳大喊一聲，木生也知道老吳清一色聽牌，却又衝將出去放砲，手氣差嘛，人倒霉的時候就老是抬不起頭來。

——這又有什麼問題嘛，有我們張大哥出面替你跑一跑什麼事情不都解決了。

——是的，這件事無論如何都得請張議員替我伸伸手。

張議員喝了口茶，慢斯條理的整理着手上的牌，

——老黃，你是說地政課長的空缺嗎？

——是的，請張議員幫我這次大忙，就感激不盡了。

木生嘴在講，臉在笑，心裏可不是那麼一回事，自己平生雖然不會得罪過誰，老好人一個，可是，說好說歹：自己也是條硬漢子，什麼都挨過來了，向別人低頭懇求心中却不是滋味。後悔以前爲什麼不唸些書，今天也好在別人面前揚眉吐氣，上次，二兒子大學畢業，從台北趕回家來一定要做爸爸的去參加他的畢業典禮。選了一套自己認爲還看得過去的西裝，結婚時沒有西裝穿，大兒子小學畢業那年，老婆看人家都穿西裝，一定要自己去去做一件，算來也有十幾年了，雖然老一點，但總很挺；到了台北，入目的都是新奇的事物，那些時髦的東西，小鎮裏都沒有，是科學進步知識發達的結果吧！也無怪乎年輕人自做自大，自己真沒有這些能耐。到他們學校，來回穿校與教室間的學生，令他感動，一般莫名的激動湧上心頭，畢業典禮中，老淚都差點滴下來了。

——跑一跑是沒什麼問題啦，老朋友嘛，只不過，這種事情到底不是那麼簡單，要是別人不吃這一套的話，叫我面子往那兒擺。

——不，張議員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你幫忙，至於要任何代價，我都願意。

——老黃，你的處境我很了解，我也樂意幫忙，但是，麻煩得很，不是嗎？

張議員面有難色，誰知道他是真的還是裝作，一向以手段出名的張議員，這次一定不是這麼好講話的，葫蘆裏又賣的什麼膏藥，總少不了要錢吧！這年頭，錢是最好的東西，萬能得很，報紙上經常有貪污賄賂舞弊的案子，多少人被揭發被判刑，却仍然有那怎多人願意去做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嘛，這到底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啊！

——張大哥，你一向很率直，要如何去做，乾脆的講出來，好安下老黃的一顆心。

老吳邊講邊丟出來一張八條，張議員碰了過去，混三數一上一聽了，掏出打火機，點了一根煙。

——沒錯，我張某一向很乾脆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事成的話，只要你拿出兩萬塊錢來，對你來說，並不過份，是嗎？

兩萬塊，一個冰箱不到一萬塊，二兒子唸大學時，一學期也只要繳個兩三千塊，要辛苦積蓄多久才有兩萬塊，但是，話說回來，一個月能多領五、六百塊，只要兩三年就掙回來了，還有退休金，無論如何，還是划得來，借不到錢，把田地賣掉，也要湊出那兩萬塊來，只是蓋樓房的事要以後再談了，二兒子當兵回來，要結婚的話，也只好暫時用這幢半新不舊的磚房了，要體面嘛，到時再想辦法了。

——是的，張議員，只要你肯幫忙我已經很感激了。

這海口，什麼東西都吞得下，木生心裏縱有萬分不高興，也得點頭稱是。

李火旺打了一張一萬下來，木生手上雙龍抱成形，吃了這張一萬也就聽牌了，該拿二三萬吃的，却拿出一三萬，洩了個大

底。

本來嘛，這種事情總是很矛盾的，平白拿出去兩萬塊錢，這些日子，生活就拮据了，不過，積少成多，幾年後連本帶利的賺了回來，也快到退休的年紀了，那一大筆的退休金，晚年就安穩了，兒子都成家立業，房子也有着落了，辛勞了幾十年，老年也該享些清福啦！早該出去作一次旅行的，幾十年都老呆在這個海邊的小鎮上，老死了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個甚麼樣子，從小受苦到現在，也該去看看繁榮的一面，或許還可以搬到都市去住，大兒子也經常這般勸說他，說得他心動得很，如今，一切希望都即將實現，木生不禁笑了。

張議員抽完了一支煙，又點上了一支，無限感慨的說

——這年頭都是年輕人的天下，我們都老了，也該讓步了，不過要是都讓年輕人去搞，又不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個樣子——說的也是，初生之犢不畏虎，我們過的橋都比他們走的路多，他們却硬要把我們塞到壁角去。

又有摩托車聲音停在門外，之後，又聽到阿梅一聲尖銳的叫聲，一陣飲泣，木生心頭一緊，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了。

——阿梅，什麼事？

沒人答話，木生剛湧上心頭的欣喜又消失了。

——阿梅啊，到底什麼事？

——爹，春明他，他……：

——他怎樣了？

——他在台南出了車禍情況嚴重，保險公司打電報來，要家人去醫院一趟。

木生的老婆一聽完馬上嚎啕大哭，木生看看掛鐘，十點多了，客運車都停駛了。

——阿梅，妳先跟妳媽去換衣服，馬上到醫院去，老吳，麻煩你騎車到新竹市場那裏幫我們叫一輛計程車來，今天就到此爲止了，非常抱歉，張議員，那件事還得請你千萬幫忙。

——沒問題，還有沒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，我一定盡力而爲。

張議員拿去帽子，準備要走了。

——謝謝你了，只要你答應幫忙就好了。火旺兄，我們今晚全家要趕去台南，希望你能幫忙照顧一下這個家，還有幫我請個假。

——老鄰居了，這又何必你提呢？

車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馳着，木生的心亂如麻，大兒子怎會這麼不小心，這種日子又飛來橫禍，自己的計劃眼見要實現，不知道傷得重不重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真的受不了這種打擊，能醫好的話，又要花一大筆費用，錢又不會自己飛來，能把自己的計劃放棄嗎？不能，絕對不能再失去這個機會，把全部的田地賣掉算了，反正年年欠收，當着也沒什麼用，張議員的兩萬塊還是要送的，運氣不佳，眼着煮熟的鴨子，怎能再讓他飛走呢？

車內都是哭聲，哭得木生心裏很煩，管他呢，課長的位置不能放手，唉！年輕人總是這麼不小心。